

書

女鏡卷七

江陰夏樹芳茂卿采輯

畢士安母

畢士安字仁叟雲中人事繼母祝氏以孝聞祝氏曰學求有獲必參師友奈此孤陋何乃相與如宋又如鄭得楊璞韓丕劉錫諸名公爲友因爲鄭人景德中與寇準竝

作相準好使氣用公重德以鎮之上謂準曰士安君子人也飭躬慎行有古人風。

任夢臣女

宋任夢臣任西川路提點刑獄以廉節稱及卒遺二女趙清獻公守成都憐其家貧女幼率僚屬以俸助之二女辭不受曰不敢以此污先君清德使者強納之既行以

原物榜於門壁付之守吏封識宛然。

蘇易簡母

蘇易簡字太簡桐山人太宗時翰林學士一日上賜酒曰君臣千載會易簡對曰忠孝一生心上大喜母薛氏以賢德聞太宗召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之曰母用何教子成令器薛頓首曰妾無所教也幼惟東

女鏡 卷七
之禮讓。長惟敦之。詩書。帝太息曰。真孟母也。

夏英公母

夏竦爲丹陽主簿時。侍母燕坐。見庭雀雙舞。俱沒於地。發之得金鶯二。母命瘞之。竦因築亭其上。後人掘地求之不得。遂爲池。

秋水

真宗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呼秋水。至則翠鬟綠衣小女童也。誦秋水一篇。聞者竦異。

包總妻

宋譚州倅包總妻崔氏。合肥人。孝肅公拯子婦也。總蚤亾。惟一穉兒存。拯夫婦意崔不能守。使左右嘗之。崔蓬垢涕泣出堂下。

女鏡 卷一
三
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執澣滌共養。厚幸矣。生爲包氏婦。歿爲包氏鬼。其敢污家聲乎。後穉兒亦卒。母呂自荊州來挾與歸。欲嫁之。曰。喪夫守子。子歿孰守。崔曰。昔之留非以子也。義不二也。况舅沒姑老。其何能去。母怒曰。歿寧歿此。不獨歸矣。崔曰。母遠來。義不當使母獨還。然至荊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絕於尺組之下。遂偕母歸。母見其終不可奪也。卒歸之。以節終。

劉溫叟母

劉溫叟方正守道。以名教爲己任。幼失怙。母以賢德相砥礪。溫叟爲翰林學士。私庭拜母。母命二婢擎公服金帶置於階下。謂溫叟曰。此汝父長興中入翰林所賜也。自

先君子夢背以來常懼家門替墜今汝能致身青雲繼父之職可服之無愧矣因歛歔掩泣溫叟服地號慟退就別寢追慕數日然後服之士大夫以爲得禮

張待制夫人

張待制夫人魯氏申國夫人之姊也最鍾愛其女居常微細教之必有法度幼女嫁

呂榮公一日夫人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

呂榮公母

呂榮公希哲母申國夫人莊嚴有法每教公事事必循規矩甫十歲祈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平居雖盛熱在

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行步出入。無得入茶寮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故公德器大異於人。榮公夫人仙源。嘗言與侍講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燕處。未嘗戲笑。榮公處身如此。而每歎。范內翰以爲不可及。

章穆王后

宋真宗欲與章穆王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朝廷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令耗損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真宗遂止。

光獻曹后

宋仁宗光獻曹皇后。仁慈惠下。絕無妬猜。美人張氏冊爲貴妃。命宋祈就院寫誥。內外命官持節授冊印。畧如冊皇后儀。宮闈側目。以爲僭上。后獨處之裕如。曾欲假后蓋出游。帝使自來請。后與之無靳色。慶曆八年。衛士作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后聞變。卽起。帝欲奔出。后閉門擁持。趣召都

知王守忠引衛兵分入。賊傷宮嬪。聲徹帝所。宦者欲以乳媪毆小女。給奏。后叱之曰。賊在禁近。殺人敢妄言耶。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火焚簾水。隨滅之。會守忠兵至。賊就擒焉。仁宗夜暴崩。后悉斂諸門鑰。寘於前。召皇嗣子入。及明。宰臣韓琦等至。奉皇儲卽位。是爲英宗。尊后爲皇太后。后檢

抑曹氏及左右臣僕。分毫不以假借。廷闈
肅然。神宗卽位。信任王安石。后流涕道其
紛更變亂。帝從之。又李定摭入蘇軾詩詞。
巧肆中傷之計。后力爲申。抹乃免。

宣仁高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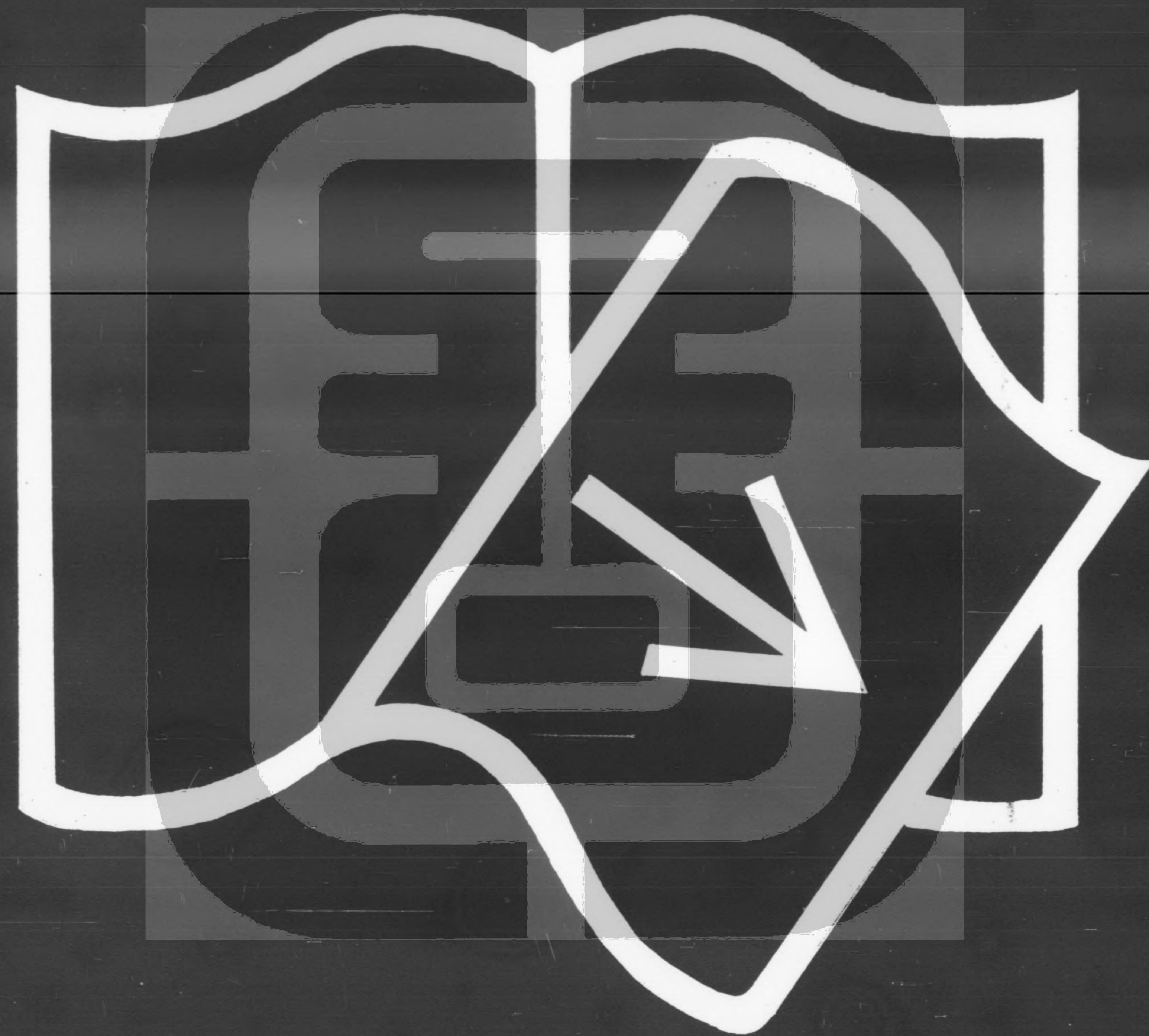
宋英宗宣仁高后。亳州蒙城人。禋躬方潔。
不阿外氏。英宗以后弟內殿崇班士林供

奉。久欲遷其官。后謝曰。士林獲升朝籍。分
量已過。豈宜先及后家。比辭之後。姪公給
公紀皆嗇其秩。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蔡
確欲獻諛以固位。乞復其官。后弗許。廷試
舉人。有司奏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
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
豈所當御。就崇政殿足矣。神宗信任王安

石。變亂法度。后屢止不從。哲宗嗣位。卽散遣京城役夫。止禁庭工伎。出近侍無狀者十三人。任司馬光呂公著輔政。除青苗復差役。以蘇民困。后嘗有言曰。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天下稱爲女中堯舜。冊立孟氏爲皇后。語哲宗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旣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及疾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后曰。老身歿後。公等亦宜早退。其先見之明。慮患之深。若此。

謝希孟

謝希孟。字母儀。景山妹也。希孟詩隱約深厚。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閑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也。有文集行世。歐陽公作



原件短缺

序。

欽聖向后

宋神宗欽聖向皇后。河內人。哲宗立。尊爲皇太后。宣仁太后命葺慶壽故宮以居。后辭曰。安有姑居西而婦居東。瀆上下之分。不敢徙。遂以慶壽後殿爲隆祐宮居之。紹聖元年。有司議造后大安輦。后以元豐中

生辰置酒宮中。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未有其比。奸臣肆爲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乃召范冲重修。冲乃爲。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稱朱墨史。又爲哲。宗辨誣錄。由是二史得正。而奸臣情狀益。

著矣。

司馬光妻

清河郡君張氏尚書存女溫國公司馬光妻也和柔敦實自始嫁至瞑目未嘗有忿懣之容婢誤以沸湯潑足病月餘僅一批其頰而止公居官邸一夕遇盜竒中衣亾天寒無續絮頗嗟歎之郡君笑曰但願身

安衣可復有公爲之釋然。

曰

蔡高妻

心苦

蔡高字君山襄之弟景祐中擢進士遷太康主簿卒於官妻程氏年二十縣人哀其貧以錢若干爲賻程泣曰家世庶吏豈以阿堵汚吾夫卻去旣歸鄉里以雪操自持足不窺戶外。

歐文忠母

歐陽脩母鄭氏。生公甫四歲而孤。嘗於雪夜。以荻撥地。爐寒灰。畫字教之書。嘗謂公曰。汝父嘗夜覽囚冊。屢廢而歎。吾問之曰。死獄也。求其生而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矧求而有得耶。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

世常求其死。豈天道哉。修服之終身。

房嶙妻

房嶙妻高氏。筆畫適麗。不類婦人。歐陽公云。予集古錄已博矣。而婦人筆畫名流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

二蘇之母

蘇明允妻程氏。眉山人。讀書識大義。明允

少豪喜不悅學。中歲發憤思自力。念無以爲生。程曰。君苟務學。吾不以治生累君也。罄服御鬻之。治餼飴。三黜允得一意於學。二子軾轍幼。親戒之曰。汝讀書勿效兒曹輩。但以書自名而已。嘗夜讀東漢范滂傳。軾慨然起。跽請曰。兒願爲滂。夫人許我乎。夫人喜曰。汝能爲滂。吾獨不能爲滂。母耶。

後二子皆忠直。敢諫爭。母毅然也。

昌化婆

蘇子瞻在昌化。負大瓢行歌田畝間。績婦年七十曰。內翰昔日富貴。渾是一場春夢。東坡然之。里人因呼爲春夢婆。

舒王

舒王王安石之女。吳安持之妻也。安持有

詩寄舒王曰。西風吹入小牕紗。秋色應憐
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
花。舒王覽詩。以楞嚴經新釋付之。并和前
韻曰。青燈一點映牕紗。好誦楞嚴莫念家。
能了諸緣如夢幻。世間應有妙蓮花。

王安石母

王介甫母吳氏。撫州荆谿人。喜讀書。嫺大

節。方困時。朝廷召安石。至數十不起。或謂
母曰。盍強諸。曰。士固有志。吾安可強之也。
及安石知制誥。法得封其母。勅勿言。安石
有歸志。以不足於養爲憂。夫人曰。義苟當
去。吾豈有不安哉。其志行如此。

關景仁妻

關景仁。字彥長。妻周氏。會稽人。動有儀矩。

作詩七百篇。南豐曾鞏稱其靜而正。柔而不屈。約於言而謹於禮。

謝宗源妻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家。貧奉姑孝謹。時盜賊作亂。遠近奔竄。姑疾篤不能行。侯號泣。姑側不忍去。俄盜至逼之。侯曰。寧死不從。賊刃仆溝中。以爲既死。遂去。有頃而蘇。見

一篋在傍。起視皆金珠也。里中婦聞之。以爲己物。侯悉歸之。婦分其一以謝。侯辭曰。既非吾之所有。雖一毫不可取也。後復遇盜。赴水歿。

余楚妻

余楚妻。建陽人。姓陳氏。生子翼。二歲楚卒。陳氏盡以其產與前妻二子。翼年十五。使

遊學四方。翼在外十五年。以進士歸。迎養於官。王安石誌其墓。

陳堯咨母

陳堯咨母馮氏。有賢德。子丞相堯叟。文惠公堯佐。節度使堯咨。皆舉進士高等。堯咨善射。號小由基。為荆南太守。歸謁其母。母曰。爾典名藩。有何異政。對曰。州當孔道。過

客以兒善射。臨政之暇。每以弓矢為樂。母曰。忠孝以輔國家。爾父之訓也。今汝不務行德化。顧專卒伍一夫之技。豈父之志耶。因擊以杖。金魚墮地。

二程之母

程母姓侯氏。程大中公昞之妻。明道伊川二程夫子之母也。大中公性剛斷。處家嚴

厲母敬之以禮。平居相對如大賓。然不喜
笞朴。婢侍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惟諸兒
有過，則侃侃不事姑息。嘗曰：子之不肖，由
母救其過，而父不知耳。子六人，所存惟二。
每食置之坐側，食絮羹，曰：幼求稱欲，長當
何如？與群兒爭，必責之曰：患汝不能屈，不
患不能伸耳。故二程夫子平生於飲食衣

服一無所擇。學業大進，有宋一代名儒多
出其門。

方勉妻

方勉妻許氏，虞部之女。好學能詩，嘗與勉
看晁錯傳，作詩云：匣劍未磨，晁錯血已聞。
刺客殺袁絲，其得佳句，每如此。後勉與文
士飲於市，犯夜禁被囚。許氏投詩於二尹

鄭毅夫遂釋歸。

河南尹母

尹母姓陳氏。河南和靖處士尹焞之母也。焞於童幼卽教之。甫長授以經義。命從伊川先生游。戒之曰。學有本源。必求其得。耕弗獲。菑弗畲。弗貴也。紹聖初。焞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不對而出。謂伊川曰。

焞不復應進士舉矣。先生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伊川聞之。歎曰。賢哉母也。焞自是終身不應舉。

北神烈婦

烈婦少有美色。夫爲小商。載之同行。夫歿。貧無以殮。同行富商爲畢其喪事。自恃有

德日逼欲亂之既葬歸抱其嬰兒呼天號
慟赴淮歿宋徐積嘗記其事復作詩哀之
曰海水猶可沉君身不可犯海水猶可豬
君身不可污鸞鳳猶可馴君身不可親不
是雲間月卽是月邊雲

种放母

种放母洛陽人性樂道薄滋味諸子皆干

進獨放沉默好學母說之與俱隱終南豹
林谷中放授徒以養結草爲廬僅蔽風雨
後以薦被徵入告母母恚曰嘗勸汝勿聚
徒講學今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吾將棄
汝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母盡取其筆硯
焚之太宗詔賜放緡錢養母勿奪其志令
有司歲時存焉

陳公緒妻

陳公緒妻劉氏。海州朐山人。宋紹興末。金人犯山東。公緒倡義歸宋。遇劉歸寧。不得與偕。惟挈其子以行。宋授以官。劉居北地。音問不通。或勸之改適。劉曰。吾知守吾志而已。遑卹乎他。公緒亦不他娶。子庚浸長。輒思念涕泣。後寧母以歸。劉在海州二十

五年。惟緯蕭自給。

時校妻

宋時校。陽武人。妻年四十無子。以白金百兩授其夫。至成都買妾。至則買一女。窺見以白布總髮。詰之。泣言都下人。父爲州掾。暴卒。扶襯不能歸。鬻以辦喪也。校爲惻然。攜金見其母。助行。同至都下。殯畢。方辭歸。

女鏡 卷七
妻迎問具以實告。妻曰：濟人危急，爲德甚大。當更爲君圖之。未幾，妻有孕，生子彥，字邦美，擢進士第一。官至吏部尚書。

劉忠定母

劉安世母有賢名。安世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兒不肖，使居言路，須明目張膽，以身任國，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

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母老請，可免也。母曰：吾聞諫官爲天子耳目，天下事得具言，汝父平生欲爲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正使得臯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安世受命而行，正色立朝，面折廷諍，人目之爲殿上虎。

張晉卿妻

女鏡 卷七
張晉卿妻丁氏。新鄭人。靖康中。與夫避兵大隗山。爲金兵所得。挾之鞍上。下自投於地。戟手大罵。誓不受辱。復挾之上馬者三。怒罵不已。金兵舉挺縱擊。遂歿杖下。

曹修古女

曹修古。字述之。官侍御。以敢言忤旨。出知興化軍。卒於官。貧不能歸葬。僚吏醵民錢

三十萬致之。曰。以共窆。女曰。我先人在。未嘗受賓佐餽遺。奈何以賻錢累其身。後告其母辭焉。僚吏曰。卽坐葬有具。請以嫁公女。女曰。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父沒用。於喪且不敢。而曰以爲嫁。不亂常禮乎。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遺。不亂常位乎。卒不受。

廖伯妻

廣漢廖伯妻者。同郡段氏之女。名紀。配廖伯。父母將有所許。紀配曰。梁高行割鼻。自誓以全其節。求生害仁。仁者不爲。紀配生。見禮義。豈獨使古人擅名哉。作詩三章。以諷父母。乃援刀斷指。

楊允妻

宋時海州富民楊允妻劉氏。寡居。二子皆幼。時用兵燕雲。厚賦緡錢。民皆被害。一日劉氏語子曰。國家用兵。斂及下戶。官司督責甚峻。刑法慘酷。吾家私錢列屋。坐視鄉黨受臯。竊不自安。遂請於官。以錢百萬充下戶之賦。後子春爲太僕卿。富厚累世。

李好義妻

宋李好義妻馬氏。開禧間。好義爲興州正將。蜀吳曦反。好義誓歿報國。麾衆授甲。與昆季子姪拜訣於家廟。囑馬氏曰。日出當自爲計。歿生從此決矣。馬氏奮聲曰。汝爲朝廷殺賊。何以家爲。決不辱李家門戶。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何如。衆皆踴躍。誅曦而還。

謝小娥

謝小娥。豫章人。幼有志操。許聘歷陽段居貞。居貞與小娥父作賈江湖。盜申蘭申春殺之。小娥詭服爲男子。托傭申家。群盜會飲。蘭春與群盜皆醉卧。娥閉戶。斬蘭首。大呼捕賊。鄉人踰牆擒春。得贓鉅萬餘。黨數十。小娥悉疏其人。上之官。皆抵歿。乃始自

言狀。刺史張錫嘉其烈。白觀察使。使不爲請。小娥還豫章。人爭聘之。不許。乃削髮隱於浮圖。垢衣糲飯。以終其身。

楊政母

楊政。字直夫。徽宗時。夏人舉國入寇。父忠戰歿。政甫七歲。哀號如成人。母大奇之。曰。孝於親者。必忠於君。是兒必大吾門。建炎

時。與金人戰。積官至環慶路經略安撫使。時母留敵境。遣人往省。母前後緘書。一惟勉以忠義。後政官至太尉。詔封其母爲感義夫人。

張魏公母

張魏公浚母夫人計氏。贈太師君悅妻。綿州廣漢人也。方正有儀法。太師官華州。蚤

卒時年二十五。砥礪教子。浚甫冠。計偕入國學。母送之。拊其背泣曰。門戶寒薄。賴汝成立。當朝夕。以爾祖爾父之業爲念。條勗戒語數十端。書之策授焉。浚隆貴。所爲不當意。必變色示戒。謫永州。彗星見西方。痛檜相誤國。禍天下日甚。又念母春秋高。卽言之。恐觸禍。母不能堪。日夜憂惶。體爲之瘠。母怪問。以實對。母不應。惟誦其父紹聖初所對策辭曰。臣寧言而歿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遂決。書上竄封州。母送之曰。行矣。汝以忠直得禍。何恨。惟勉讀聖人書。無以家爲念。

楊紹宗妻

楊紹宗妻王氏。華陰人。甫三歲。所生母亾。

爲繼母鞠養。年十五。父以征遠歿。繼母尋亦亡。王氏收所生母。及繼母屍柩。并設父遺像。招魂葬之。廬於墓側。有紫芝白鹿之祥。唐高宗詔旌其閭。特賜絹三十疋。粟五十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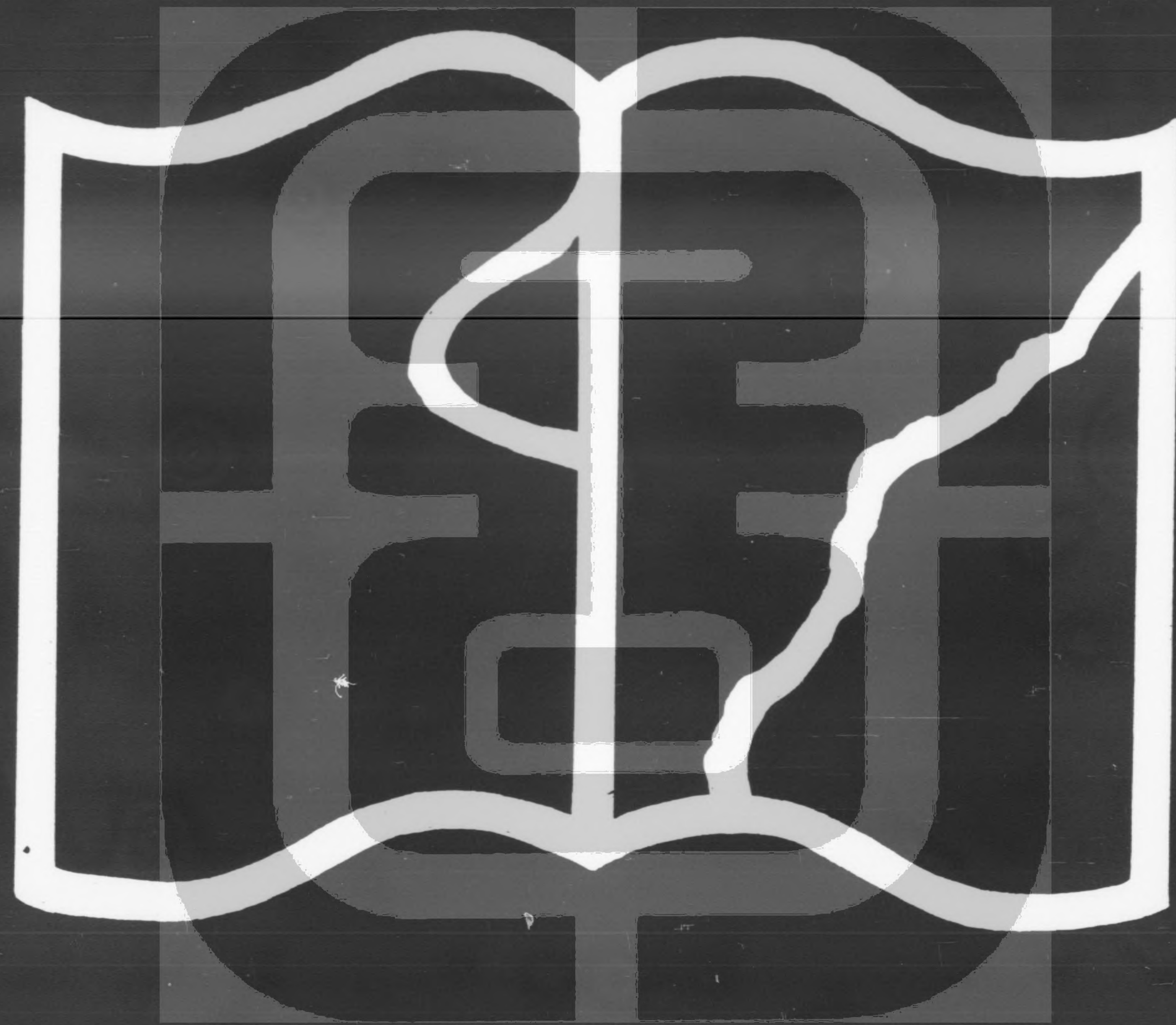
陳求道妻

陳求道。康民子。舉進士。嘗挈家就食嘉魚。

鎮撫劉忠叛。欲奉求道爲主將。求道正色厲詞。賊怒殺之。求道妻蔡氏。及二子符佺。罵聲愈厲。賊斫其口。拔出舌斷之。

洪鴻父女

宣和末。洪鴻父羽女。適繁昌焦洧。一日遇群盜於江中。欲逼之。女投江而死。兩侍兒大曰宜恩。小曰均奴。亦相隨赴水死。焦之



原件破损

甥徐伯遠傳其事。周紫芝爲賦二詩云。就
歿由來不自疑。玉顏那爲賊鋒低。了知今
日投淵婦。猶勝當年斷臂妻。虜騎駸駸戰
艦橋。春江漫漫濕金翹。恥將紅袖供歌舞。
却爲周郎笑二喬。紫芝名少隱。號竹坡老
人。

師驥二女

師驥。眉山人。仕宋爲右正言。十餘日。疏凡
七八上。靖康中。避亂還蜀。至唐州方城驛。
遇賊執二女。欲強之。伯罵曰。我中朝言官
女。豈受辱耶。仲亦抱姊大罵。賊併害之。士
人收葬二女。號曰正女塚。

呂良子

呂氏。晉江人。名良子。父仲洙病殆。良子焚

呂氏晉玉人。身中表誠。身空中。有大星。身中疑玉顏。那為賊。身中真德秀。表其居曰懿孝。曰玉女家。

文紹祖妻

文紹祖。福清人。有子與柴公行議親。既聘。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久長。悖禮傷義。

是為速禍。因勸紹祖娶柴氏。歸後柴女風疾亦痊。生三子皆登第。

鮑女宗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獨養姑不衰。妣謂之曰。夫子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執麻枲。治絲繭。職任組紉。以供衣服。澈

漢酒醴以事舅姑。若以淫意爲心而扼夫室之好。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宋公聞之。表其閭曰女宗。

顏文姜

顏文姜。齊人。適李氏。事姑至孝。嘗踰歷山。汲新泉以供姑嗜。忽感泉湧於室。遂流成河。後人名其里曰顏神里。河曰孝婦河。宋進士王餘詩。好將此穴無窮水。洗盡人間不孝心。

羅江孝女

羅江張氏者。家富夫。妻楊氏。與一女寡居。一日親黨婚會。母攜女行。其典庫雍乙者從行。先歸。於庫提刑張文饒疑楊有

私命石泉軍効治。考掠備至。終不服。女曰。母以冰雪受污。吾將請於帝矣。遂號泣呼天而歿於廳事。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大雨雪。瓦屋皆落。邦人震恐。勘官李志寧求之弗得。忽夜坐。恍若有猿墮於前。自念殺人非袁氏乎。有門卒忽言張氏傭夫曰袁大執而訊之。卽伏曰。適盜庫爲孝感郡守扁其居曰孝感坊。

王木叔妻

宋何氏永嘉王木叔妻也。以辛苦佐夫起家。一日謂夫曰。子出仕。奈弟妹貧寒。何橐中餘貲。久蓄安用。木叔歎曰。此吾志也。旦日盡散簪珥。不遺里巷賢之。

呂祉妻

呂祉字安老。建陽人。紹興七年秋。淮西統制酈瓊叛。降於劉豫。祉爲都督府參軍。不屈而歿。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祉妻吳氏持帛自縊以殉葬。一時夫歿忠而妻歿節。衆共哀之。

孫神妻

河北孫神妻陳氏。神當戍夏州。有一孤姪欲代其行。神意猶豫。陳曰。爲國征戍。義不當代。且道路遼遠。艱危萬狀。豈容令孤姪受勞。神感其言。乃自行。卒歿於夏州。柩至。陳望見。哀慟一哭而絕。

李科妻

李科妻姓謝氏。保昌故村人。紹興間陷於

女金 卷七
三十一
虔賊中數日。有欲犯之者。謝唾其面曰。寧
剉萬段。我不汝狗也。賊怒。剉之而去。宋洪
邁爲傳其事。

晏恭人

曾婦晏氏。汀州寧化人。夫歿。守幼子不嫁。
宋紹定間。寇破寧化。令佐俱逃。將樂令黃
埒令土豪各爲結砦。約以拒賊。晏首助兵。

給糧多。殺獲賊。結黨來攻。諸砦不能禦。晏
獨依黃牛山傍。自結砦以居。一日賊遣數
十人來索婦女金帛。晏召田丁諭曰。汝曹
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在我。汝等必用命
奮擊之。不勝。殺我降未晚也。傾資齎犒之。
衆感奮。晏自抱桴鼓。使諸婢鳴金作其氣。
賊復退敗。鄉人挈家趨砦者甚衆。又析砦

爲五。有急互倚角相援。全活老幼數萬計。知南劍州陳韓。號其砦曰萬安。事聞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承信郎。

剡中陳母

陳婺妻。剡縣人。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茶茗。宅中有古塚。每飲輒先祠之。二子曰。塚何知。徒自勞苦。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及夜

母夢一人曰。吾止此塚三百餘年。賴相保護。又饗佳茗。雖泉壤朽骨。豈忘翳桑之報。及曉於庭內獲錢數萬。似久埋者。母告二子。二子慙。從是禱醮愈至。母壽九十餘終。

長陽向氏

向氏。長陽人。宋建炎中。保山柵以避寇賊。皮仲破柵。向義不辱。被殺人。見其白乳白。

女金 卷一
三十一
吭流踵向之子。後誘賊醉而殺之。以復母
讐。

鄭尚宮

金胡沙虎舉兵入寇。金主乘素車出宮。尚
宮左夫人鄭氏職掌寶璽。胡沙虎自欲除
拜官吏。遣黃門入收璽。鄭氏曰。璽天子所
用。以爲勸賞黜陟之符。胡沙虎一將校。欲

取何爲。黃門白言。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
况璽乎。鄭氏奮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
猶隆。君難不以歿報。反爲逆。豎奪璽耶。我
首領可得。璽必不可得。遂瞑目不語。黃門
還。

銀瓶烈女

銀瓶烈女者。宋岳鄂王女也。性敏異。涉獵

子史傳記中激烈有義者終夜玩之無斃。甫能言。鄂王從陣歸。女牽衣膝下問之曰。胡不卽一斬賊首耶。後鄂王被執。女痛父之冤。求自盡。或有止之者。女哭應聲曰。我父戮力報主。檜賊賣國。害忠身屬。女郎報復無地。卽不如大漢之緹縈。何不爲曹江之女。娥父爲臣而歿。忠我爲子而歿。孝同。

歸九泉足矣。若等會當見賊檜之尸粉也。言畢。負銀瓶投宅之東南井歿焉。後按察使梁公立大亭覆其井。榜曰孝娥井。蜀劉瑞銘曰。天柱斃。日爲月。禍忠烈。奸檜孽。叫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霓。憤如鐵。曹江之娥。符爾節。後王原吉有銀瓶娘子詞。

黃淑

黃淑字致柔。建寧進士王防妻也。防爲泗州戶曹卒。黃挈柩歸。親戚共議改適廬陵。令黃誓不從。因詠竹詩以見志。曰。勁直忠臣節。孤高烈女心。四時同一色。霜雪不能侵。衆議遂寢。

露筋烈女

江南有一女子。父繫獄。無兄弟。供朝夕。女與嫂往省之。過高郵。其郡蚊盛。夜若轟雷。非帳中不能避。有男子招入帳者。嫂從之。女曰。男女別嫌。阿家爲誰。而可入耶。獨宿莽中。竟爲蚊嘍而死。筋有露者。土人立祠祀之。世傳爲露筋廟。

戴石屏後妻

戴復古號石屏。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之。居三年。忽作歸計。妻問以故。告以曾娶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仍餞以辭。夫既別。遂赴水歿。石屏走吳越。襄漢北淮南。粵。凡喬嶽巨浸。靈洞珍苑。空迴絕特之觀。荒怪古僻之蹤。靡不登歷。凡二十餘年。然

後歸。

楊萬里妻

吉水楊萬里字廷秀。舉進士。調零陵丞。時張浚謫居。勉以正心誠意之學。遂號誠齋。夫人羅氏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其子東山守吳。夫人嘗於郡圃種苧。躬紡績以爲衣。屏紈

綺不御。

韓希孟

韓希孟者。韓魏公琦五世之孫女也。嫁襄陽賈瓊。元兵破巴陵。爲卒所掠。孟時年十八。知不可免。乘間作詩一律書練帶中。其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歿。不作衽席完。

漢上有王猛。江東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遂赴水歿。郝伯常作巴陵女子行弔之云。巴陵女子尚書婦。生平不識門前路。亂兵驅出勢倉皇。夫壻翁姑在何處。吞聲掩淚行。且啼啼痕沾濕越羅衣。此身忍使人再辱。裂帛暗寫臨終詩。上言社稷安危事。下說投江誓天志。一回宛轉一悲。

女鏡卷七終
辛。心。折。魂。飛。不。成。字。詩。成。淚。盡。赴。江。流。蛾
眉。蕭。瑟。天。為。愁。芙蓉。零。亂。入。秋。水。玉。骨。直
葬。青。海。頭。古。來。烈。婦。纔。一。二。誰。似。巴。陵。更
文。理。名。與。長。江。萬。古。流。丞。相。魏。公。猶。不。歿。

女鏡卷七終

女鏡卷八

江陰夏樹芳茂齋采輯

趙昂發婦

趙昂發為池州通判。繕壁聚糧以圖固守。
及元兵遊騎至。都統張林陰遣人納款。昂
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我守臣
不可去。汝先出。妻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

君爲忠臣。我獨不爲忠臣婦乎。昂發笑止之。及元將入城。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歿。節義成雙。遂與夫同縊。從容堂。

林空齋妹

宋亡。福建招撫使劉全祖倡義抗元。歿。有司執其妻林。勒反狀。林叱曰。林劉二族世

宋臣。今以忠義報國。何謂反事不成。天也。豈顧辱哉。汝知去歲有血書題壁。義不辱而歿者乎。是吾兄也。吾歿且求治汝於地下。何以生爲。遂遇害。兄謂林空齋也。父公遇亦知名士。

徐君寶妻

徐君寶妻張氏女也。時岳州破。張氏被虜。

自慮亂軍中卒難表白。乃題辭一闕名滿
庭芳。詞云。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
風流綠牕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
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
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
休。幸此身未歿。猶客南州。破鏡徐郎何在。
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

岳陽樓。書罷赴水歿。

趙淮使妾

趙淮。長沙人。德祐中。攜妾成銀樹壩。元兵
至。被執。至瓜州。元將使淮招李庭芝降。淮
至城下。大呼曰。庭芝男子歿耳。無降也。將
怒。殺之。棄屍江濱。妾入元軍。泣曰。妾夙事
趙運使。今屍棄不收。情不能忍。願得掩埋。

卽事公無憾。元將憐之，使數兵輿至江上。妾聚薪焚淮骨，置瓦缶中，仰天慟哭曰：葬君江上，遂抱淮骨躍入中流而死。

耶律奴妻

遼耶律奴妻蕭氏，小字意辛。嘗與娣姒會，皆言厭魅以取夫寵。意辛曰：厭魅不如禮法。衆問以故意，辛曰：修己以潔，奉長以敬。

事夫以柔，撫下以寬，使君子敬而愛之，此之謂禮法。若以厭魅獲寵，獨不內媿於心乎？聞者大慙。

張宋畢妻

張宋畢妻甄氏，甄配張三載，其夫卒。生子甫五歲，亦卒，獨遺姑在。或有以難病之者，甄作歌以自矢焉。歌曰：泉流不歸山，雨

落不上天。妾心歿不回。金石無全堅。白日
經中街。飄忽沉西海。妾心日不如。長夜瞳
瞳光不改。明月懸清輝。二八圓又缺。妾心
月不如。一團耿耿無虧時。妾心一寸鐵。不
與紅鑪滅。妾心萬鈞石。不觸洪濤裂。妾髮
可剪。妾頭可截。妾心之白。不可涅。書罷撫
姑大泣。勵栢舟之守。終身不愧。所歌云。

謝疊山妻

謝枋得守安仁。兵敗逃閩中。武萬戶者以
枋得豪。恐且扇變。必得之。捕其家。妻李氏
攜二子。匿貴溪山。採草木而食。賊至今曰
所不獲。李氏者屠而墟。李氏聞之曰。豈可
以我故累人乎。出就俘。明年徙囚建康。聞
當沒入爲奴。遂經歿獄中。枋得母桂氏賢。

六竟
五
宋

女鏡 卷八
自枋得逋播。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人問之曰。義當然也。何憐。人莫不歎息賢之。又枋得女嫁周氏。早寡。聞父母歿。節悉出奩貲作橋。橋成投水歿。時謂一門節義世所未有。

濟南張氏

張氏。濟南鄒平縣人。年十八適於李。夫戍

福寧州。歿於戍。時舅姑老家貧無子。張蠶績以養。及舅姑沒。張歎曰。夫歿數千里外。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無依。不能遠離也。今大事盡矣。而夫骨終暴遠土。妾何以生。乃卧積水上。誓曰。使妾能歸夫骨以葬。卽幸不凍歿。卧月餘不歿。鄉人異之。乃相率贈以錢帛。大書其事於衣以行。由鄒平

至福寧五千餘里。不四十日而至。其姪補
戎在焉。遂收其骸骨以歸。有司上其事。詔
旌其閭。

珠崖子母

珠崖令歿。後妻生子九歲。前妻之女名初。
十三歲。相攜扶櫬以歸。法攜珠入關者歿。
繼母有珠繫臂。棄之。其子拾而置之。母奩。

皆不知也。至海關。關吏索之。得珠。曰。嘻。歿
矣。誰當坐者。初恐。母服臯。對曰。父凶之日。
母棄繫臂。初心惜之。取而置諸鏡奩。母不
知也。繼母以初爲實。然憐之。因謂吏曰。願
且待。幸勿劾兒。兒誠不知也。夫不幸。妾解
繫臂。忘而置諸奩中。妾當坐。母子相與泣。
涕哽咽。送葬者盡哭。路人莫不下淚。關吏

執筆垂泣。終不能就一字。乃曰。吾寧坐之。不忍刑。慈母孝女也。因俱遣之。

章氏義嫂

昌化章氏。兄弟二人。皆未有子。兄先抱族人子育之。未幾其妻生子。詔弟曰。兄既有子。安用所抱之兒爲。幸以與我。兄告其妻。妻曰。無子抱之。有子棄之。人其謂我何。弟

固請。嫂曰。無已。寧與吾所生者。弟不敢當。嫂竟與之。二子長曰。栩。季曰。詡。栩之子樵。詡之子鑄。鎰。宋開熙嘉定間。相繼登第。樵學宗伊洛。所在以廉公稱。鑄立朝。讜直敢言。俱以風節自樹。

鄒嫖

鄒嫖。宋人。繼母之女也。前母娶妻荆氏。見

惡於繼母。飲食嘗不給。媵私以已食繼之。母每責荆。媵跪而泣曰。女他日不爲人婦耶。有姑若是。吾母樂乎。奈何。令嫂氏父母曰。盛憂女之。省耶。母怒欲笞媵。媵曰。願爲嫂受笞。嫂實無辜。後適爲士人妻。媵歸寧。抱數月兒以歸。嫂置諸牀上。兒偶墮火。爛額。母大怒。媵曰。吾卧兒於嫂室。不慎。嫂不知也。兒竟歿。荆悲悔不食。媵爲好語相慰。曰。嫂作意耶。我夜夢見凶。兒當歿。不則我將不利。強嫂食而後食。後媵病。嫂爲素食。三年而母竟成慈母。媵五子。四登進士。年九十三而卒。

宋安康夫人

至元十三年。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

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朱夫人遺四言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爲北臣。妾輩之歿守於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

撒合輦妻

撒合輦妻獨吉氏。金平章政事千家奴之女也。元兵圍中京。輦時爲留守。疽發背不

能軍。獨吉度城必破。謂輦曰。君恩良厚。當率精兵力戰而歿。幸無以我爲慮。輦力疾尋城。獨吉取平日衣飾玩好。悉以分人。謂女使曰。我歿則昇之榻上。覆面以衾。閉戶舉火。毋令軍士見吾屍也。言訖而縊。輦歸痛哭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因命家人焚之。俄而城陷。輦力戰不克。赴水歿。

王昭儀

至元丙子伯顏入臨安。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昭儀者題滿江紅辭於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裡。暈朝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

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既抵上都。懇請女道士不入元宮。

陳寅妻

陳寅爲西和知州。時元兵薄城。寅竭力固守。不能支。城遂陷。寅謂妻杜氏。令避兵鋒。杜氏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

者。遂飲藥自殺。寅亦伏劍歿。子姓賓客同歿者凡二十八人。朝廷立廟祀焉。

翟青

會稽翟素。士族之女也。聘而未嫁。賊至欲犯之。臨以白刃。不從。其房婢名青者。跪泣曰。無驚我姑氏。青乞代歿。賊竟殺素。又欲犯青。青曰。本欲代姑姑。姑既見殺。我生何爲。

遂罵賊。賊怒并殺之。

郭斌女奴

郭斌爲金將。金亡。斌出保金蘭定會四州。元兵圍會州城。斌力戰不屈。驅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忍使絕祀。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畢。復赴火中歿。元將

聞之惻然爲保其孤。

緝茸女子

元世祖出獵道渴至一帳見女子緝駝茸。世祖覓馬漣女子曰馬漣有之但我父母諸兄不在我女子難以與汝世祖欲去女子又曰我獨居此汝自來去於禮不宜我父母卽歸姑待之須臾父歸出漣飲世祖。

世祖歎曰此等女子爲人家婦豈不美耶。後擇爲裕宗妃已立正后生成宗。

姚天福母

元姚天福母最賢初天福拜監察御史母戒之曰旣已委質爲臣當罄所衷以砥厥職勿以未亾人爲念天福亦請於憲府曰御史責當言路有犯無隱設有獲譴乞不

女鏡 卷八
為母累世祖聞之歎曰天福母子雖生近代其義烈當於古人中求之

馮淑安

馮氏名淑安字靜居山陰尹山東李如忠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大德五年如忠卒遺腹生一子蒙古氏之族聞如忠歿於官宦橐甚厚相率來山陰盡奪其

家資取子任以去馮恬然不與之較一室蕭然惟餘如忠及蒙古氏二柩而已馮時年二十二羸形苦節為民間女師以自給父母欲更嫁馮爪面流血不肯從居二十一年始護二喪歸葬於汶水之上齊魯學士先生聞之莫不歎息

譚烈婦

譚烈婦趙氏。吉州永新人。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同夫匿學舍。兵殺其夫。欲污趙氏。趙氏痛罵不從。并其子殺之。血清文廟兩楹之間。八軌爲婦與嬰兒狀。久而宛然。若寫影在地。見者神竦髮立。凜如有生氣也。或磨以砂石。終不滅。煨以熾炭。狀益顯。如新。有趙氏傳行於世。

俞新妻

聞氏。紹興俞新妻也。大德四年。新卒。聞氏年尚少。父母欲更嫁之。聞氏九死不移。姑久病風。失明。聞氏手滌溷穢。時嗽口。上堂舐其目。目爲復明。及姑卒。家貧。親負土爲塋。時人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

齊關妻

齊關妻姓劉氏河南人關應募爲千夫長戰歿劉守節不奪有來議婚者逼以必從劉給曰吾三月三日有願欲償事竣當從所言是日徑往彰德天寧寺登浮圖絕頂祝天曰妾本河南名家夫已歿不敢失節遂投塔捨地而歿。

秦氏二女

二女元宜陽人姓秦氏父嘗有危疾醫不能療姊閉戶默禱鑿腦和丸以進病遂愈父後復病欲絕妹私割股肉置粥中父小啜卽甦事聞詔旌異之。

湯輝妻

元湯輝妻張氏處州兵亂其家財先以攜入山麓夫與姑共守之舅以疾未行張婦

任藥膳且以輿自隨。既而賊至，卽命以輿載其舅而已。遇賊，賊以刃脅之。張抗顏受刃，賊豔其姿，未忍殺。張懼污，卽奪其刃自刺。歿年二十七。

張真妻

益都耆舊傳。熒道有張真者，娶黃氏女，名帛。真因渡江覆沒，帛求夫屍不得，於溺所

仰天長歎，遂自沉。積十四日，帛抱夫屍出於灘下。

杜友開妻

杜友開，字陽父，卜居君山之麓。家貧，授徒爲業。天曆中歲大饑，生徒散亡，食盡不知所出。或勸以鬻墓木，可延須臾。開謝不可。竟饑歿。妻胡氏悲傷，不忍苟活，遂相枕籍。

而卒。邑人王逢作雙環歌以哀之曰。白玉
雙連環。瘞在春申山。山前夫婦義同歿。心
與連環鎮相似。日月合照無欠虧。天地相
依共終始。天地日月如彈丸。環兮環兮冰
雪寒。

牟叔禕

蕭矯妻牟氏。名叔禕。南蘭陵人。性至孝。居

父喪。哭輒吐血。母嘗有疾。叔禕晝夜祈禱。
忽有一人自稱枯桑君。曰。若人無患。令泄
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叔禕如其言。母
病立愈。

徐允讓妻

潘氏。字妙圓。山陰人。適同邑徐允讓。甫三
月。值元兵圍城。潘同夫匿嶺西。賊得之。允

讓歿於刃。執潘欲辱之。潘顏色自若。曰。家破夫亡。既已見執。欲不從君安往。願焚吾夫。得盡一慟。兵從之。乃爲坎燔柴。火正烈。潘跳入烈焰而歿。

曹妙清

曹妙清字比玉。錢塘人。善鼓琴。行草皆有法。事母孝謹。二十不嫁。而風操可尚。著有

詩集。諸賢楊廉夫爲之敘。妙清嘗歌竹枝詞云。美人絕似董嬌嬈。家住南山第一橋。不肯隨人過湖去。月明夜夜自吹簫。

虞集母

虞集母姓楊氏。父文仲。世以春秋名家。明於性理之學。楊氏能通其說。適成都虞汲生集。宋末兵亂。汲挈家趨嶺外。無書可攜。

楊氏口授論孟左氏傳歐蘇文。比還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大義矣。後集以文翰擅名。當代皆揚內訓之力。

趙孝婦

孝婦姓趙氏。元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念姑老。以次子鬻富家。買木爲棺。南隣失火。風烈。孝婦扶姑出避。以棺重不可攜。乃撫膺大哭。曰。吾賣兒得棺。乃不能救。天乎。天乎。言訖。反風。棺得不焚。

周烈婦

烈婦姓毛氏。美姿容。元末隨夫避亂山中。爲賊所得。賊脅之曰。從我多與若金。否則殺汝。毛氏曰。寧割我心。不願汝金。賊以刀

塘其身。毛氏因大詈曰。碎副賊。汝碎則臭。我碎則香。賊怒。剗其腸而去。

徐彩鸞

李文景妻徐氏。名彩鸞。略通經史。每誦文。天祥六歌。必爲之感。慨歎。泣下。元末。青田賊寇浦城。彩鸞從父嗣源逃山谷。賊欲害嗣源。彩鸞前曰。寧殺我。賊舍其父。彩鸞

語父曰。兒必歿。父可速去。賊拘彩鸞。至桂林橋。彩鸞題詩壁間。末云。惟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清。乃厲聲罵賊。投水歿。

郝節娥

郝節娥。嘉州人。生五歲。母娼。苦貧。賣於洪雅良家。始笄。奪歸。逼爲娼。娥曰。少育良家。願習女工。以供母膳。母益怒。且箠且罵。娼

與邑少年期。因祠蠶。聚具酒。邀娥。娥見少年。卽驚走。母挽。捽強飲之。嘔血滿地。少年卒不得侵。娥恐他日不可脫。遂投江。歿。鄉人謂之節娥云。

元琇

費氏名元琇。上海名家女。歸廣陵朱氏。元末時。爲苗軍所執。費氏攀堂檻。厲聲曰。苗

狗敢辱我耶。苗怒。剝爪入楹木。血沁於指。

陳淑貞

陳淑貞。富州陳璧之女。璧故業儒。移家龍興。淑貞七歲。能誦詩鼓琴。元末。陳友諒寇龍興。淑貞取琴彈之。曲終。泫然流涕曰。吾之哀絃。其絕於斯乎。父母怪問之。淑貞曰。城陷必遭辱。不如早歿。明日賊果至。遂溺。

東湖。

柯節婦

節婦長樂石梁人。姓陳氏。元至正末。海賊劫石梁。其夫適在縣。陳氏被執。且行且罵。賊亂捶之。挾以登舟。忽振厲投江以歿。明日。屍逆流而上。止石梁峯旁。其夫驗其背有黑子。慟哭曰。是吾妻也。昇歸葬之。

臨海王節婦

至元十三年冬。元師至天台。有千戶掠得一王氏婦。夫家臨海人。婦有美色。千戶盡殺其舅姑與夫。欲強脅之。不可。明年春。遂驅之北行。至嵎縣清風嶺。婦仰天竊歎曰。吾知所以歿矣。卽嚙拇指出血。題詩石上。書畢。投崖而歿。楊廉夫題節婦詩云。介馬

女鏡 卷八
馱馱百里程。青峯後夜血書成。祗應劉阮
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廉夫無子。一
夕夢一婦人謂曰。爾知所以無後乎。曰不
知。婦人曰。爾憶題王節婦詩否。毀謗節義。
其臯至重。故天絕爾後。廉夫大悔。遂更作
詩曰。天隨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
指血嚙開霞嶠赤。苔痕化作雪江清。願隨
湘瑟聲中歿。不逐胡兒拍裏生。三月子規
啼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後復夢婦人來
謝。未幾果得一子。

韓貞女

韓氏保寧人。年十七。元末遭明王珍兵亂。
慮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溷處民間。旣而
被虜。居兵伍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也。後

從王珍兵掠雲南還。遇叔父贖歸。成都以適尹氏。稱爲韓貞女云。

楊居寬妻

楊居寬繼室馬氏。至元十四年。桑葛奏立尚書省。誣居寬以死。籍沒之。以馬氏賜衛士。馬氏托狂疾。遺矢溺。不可近。竟免侵迫。後桑葛事雪。馬氏以無子。乞歸錢塘養親。

日紡績給食。其乳生瘍。或曰當迎醫。馬氏曰。吾楊氏寡婦也。寧死此疾。終不令男子相近。竟歿。時年四十。

高氏五節婦

國初光州固始有五節婦。劉氏。高希鳳妻也。希鳳在遼東。爲亂軍所掠。拒而不伏。軍怒。斷其腕而歿。劉氏行十餘里。罵不絕口。

被殺。希鳳仲弟藥師奴妻李氏早寡。因亂
攜子姪避難高麗。國初挈家歸守夫墓。
誓不再適。希鳳季弟伯顏不花爲納哈出
所殺。其妻郭氏自縊於馬櫪。希鳳從子高
搭失丁爲父讐陷而歿。其妻金氏與姑邢
氏俱自縊一室。一門五節。世所罕有。

韓太初妻

韓太初妻劉氏。真定人。太初故元時爲知
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姑甯氏在道遇疾。
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姑疾愈。比至和州。
太初卒。劉氏種蔬給食。奉姑尤謹。姑患風
疾不能起。時盛暑蛆生席間。又爲嚙蛆。蛆
不復生。姑卒。劉氏欲還合葬於舅墓。哀號
凡五年不得歸。事聞。高皇帝遣中使送

其歸葬。十五年。詔旌其門。

皇明高后

高后姓馬氏。慈仁恭儉。事高廟於微時。

無間言。居建康。與吳漢戰。后親率妾媵。

完輯衣鞵。助給將士。時有規畫。動合事機。

后嘗謂高廟曰。方今豪傑竝爭。以妾

觀之。惟以不嗜殺人爲本。人心所歸。卽天

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命所惡。雖

其身亦難保也。高廟深嘉納之。帝嘗

念皇后起布衣。同甘苦。罷朝輒以語

后。后曰。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

旣不忘妾於貧賤。願無忘群臣百姓於艱

難。一日聞元府貨財入京師。謂帝曰。

元氏有寶。何以失之。蓋貨財非可寶。抑帝

王自有寶也。帝以 后賢嘗比之長孫
皇后。后曰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
下以堯舜爲法耳。

花將軍妻

花將軍妻郤氏妾孫氏俱懷遠人。郤賦性
剛烈。識理道。每對雲語及王事。則曰報國
爲忠。語及諸將。則曰不妄殺爲良。識者重

之。雲守太平。僞漢陳友諒攻城。城陷。雲乃
被執。罵賊至死。不輒。郤聞城將破。以牲酒
祭家廟。會家人泣曰。城陷。花將軍必死。吾
豈能獨生哉。然不可使花氏無後。有嬰兒
在。若等善視之。遂赴水死。郤生子煒。甫三
歲。妾孫氏收瘞郤屍。遂抱兒以行。覓漁舟
渡江。遇亂軍奪舟。棄孫於水。孫抱兒隨斷

木浮至。附之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
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一翁自稱雷老。
引達帝所。孫抱兒哭。且拜。帝亦哭。置兒於
膝。曰。此將種也。雷老忽不見。煒後拜水軍
左衛指揮使。偕孫至太平。奉郤骸骨爲雲
刻像。合葬上元縣。

董湄妻

董湄妻虞氏。海寧人。少慧知書。年十六歸
董。甫兩月而湄卒。痛疾欲死。父母勸以再
醮。女不應。吟菊詩以自見。刻木爲夫像。晨
昏事之。年五十餘卒。人皆稱爲董節婦云。
其詠菊詩。膾炙人口。移得春苗愛護周。柴
桑無主爲誰秋。寒芳甘抱枯枝萎。羞墜西
風逐水流。

姚少師姊

姚少師姊。性端嚴。不喜音樂雜劇。廣孝初為僧。姊嘗戒之曰。汝既作和尚。當發慈悲心。及廣孝預靖難。姊聞之。歎息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後廣孝進爵太子少師。還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為。遂不復見。

黃觀妻

黃觀。字潤伯。貴池人。官授翰林修撰。建文四年。觀奉詔募兵上游。且督諸部兵勤王。至安慶。聞變。謂人曰。吾妻有志節。必不辱。當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至。言夫人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索釵釧市酒餽。夫人攜二女率家屬十餘人。投淮清橋下。歿。

觀痛哭。東向再拜於羅刹磯湍急處自沉。
儲福妻

國朝燕山衛軍儲福年二十頗好義母韓妻范靖難兵起挈母妻逃去文皇卽位詔挨購戍卒入福在錄中調曲靖衛仰天大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事二君舟中日夜哭竟不食而歿范年二十有姿

容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出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一日范往澗水浣衣見其傍草生若姑蘇席草因取之織席養姑姑賴以存姑歿極力塋葬廬於墓傍年八十餘卒席草遂不生土人義之卽其廬葺爲菴名節孝菴

曾鳳韶妻

曾鳳韶。廬陵人。建文時爲監察御史。靖難後。成祖以御史召。不赴。尋加侍郎。召亦不赴。乃刺血書憤詞於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剛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旣一歿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囑妻李氏及子公望曰。我歿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

十九。李氏亦執節而歿。

嚴庸妻

嚴庸妻。姓袁氏。龍州人。永樂間庸補州學生。因歸省。墜輿文棧道。溺歿。袁氏年十八。亟趨夫溺處尋屍。不獲。因慟哭赴水歿。後兩月。漁人於沙頭河得二屍。同處。人以其節義所感。

明王良妻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歷官刑部侍郎。左遷浙江按察使。謁岳鄂王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聞建文遜位。大慟。九月。詔召良。良謂妻曰。我分應歿。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抱其子。欵欵如廁。置之池旁。自投池歿。

良殮妻畢。卽列薪於戶。令妾抱幼子。匿其僦事家。遂舉火。闔室自焚歿。

解禎亮妻

永樂初。胡廣解縉侍燕文淵閣。文皇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今縉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俯首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文皇曰。定生女。勿疑矣。越數月。廣妻果生。

女。遂訂盟。縉子禎亮。既而縉遭讒。歿。舉家
戍邊。廣女未及歸。而禎亮已戍行矣。逾數
年。父母欲令女改適。女厲聲曰。薄命之婚。
皇上主之。父面承之。背主違父。何以生
為。遂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之。急往救
焉。已血披兩頰。異議遂寢。仁廟時。禎亮
舉家召還。女乃歸。解氏事姑徐氏。尤極孝。

謹。

誠孝張后

誠孝張后者。仁祖昭皇帝之后也。事

仁廟極嚴謹。宣廟握樞。后高拱深宮。

雖於論列有所獻替。而卒未始干預外朝。

及宣廟賓天。主少國疑。浮言藉藉。有迎

立長君之說。時三楊在朝。然非后則無

以主其是有王振潛行不律。或政出王振自斷。不付各臣議者。必召振詰責之。一日御便殿。欲誅振。加刃振頭。以英廟及諸大臣之請而止。宮中一切玩好不急之務。悉皆罷去。正統初年。天下休息。皆后之力。君子謂其爲女中堯舜。

章綸母

國朝台州章某聘某氏。未成婚。納妾有娠。而章得疾且歿。某氏請往視。父母謂未成婚。不許。後堅意欲往。抵其家。一見卽逝。憑棺哭之。遂偕其妾守夫喪。妾生子綸。親教讀書。成進士。官至禮部侍郎。景泰正統時。國家多故。綸卒以危忠顯。先是綸欲草疏復立舊太子。恐貽母憂。未果。某氏聞之謂

曰。吾平生教汝何爲。汝能諫。歿職。雖爲官。婢無所恨也。綸遂以疏入。忤旨。謫戍。母怡然安之。憲皇還正儲宮。首錄其忠。出之獄。復官終養。嘗詠詩見志。人共傳之。詩曰。誰云妾無夫。猶幸一見夫。方徂誰云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纊。空房夜夜聞啼鳥。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

目黃泉下。

郭善理

郭愛字善理。鳳陽人。宣宗聞其賢。迎至

京師。俄報病。遂不起。先數日。自知歿期。書楚聲以自哀。曰。修短有數。今不足較也。生而如夢。今歿則覺也。先吾親而歸。今獨慙予之不孝也。心悽悽而不能已。今是則可。

悼也。

陳少卿妻

陳少卿。溫州南溪人。宦遊京師。娶妾甚寵。棄妻於家。其妻作詩以寄。野雞羽毛好。不如家雞能報曉。新人貌如花。不如舊人能績麻。績麻做衫郎得着。眼見花開又花落。

寧庶人妃



寧王妃婁氏侍宸濠。每極忠諫。武廟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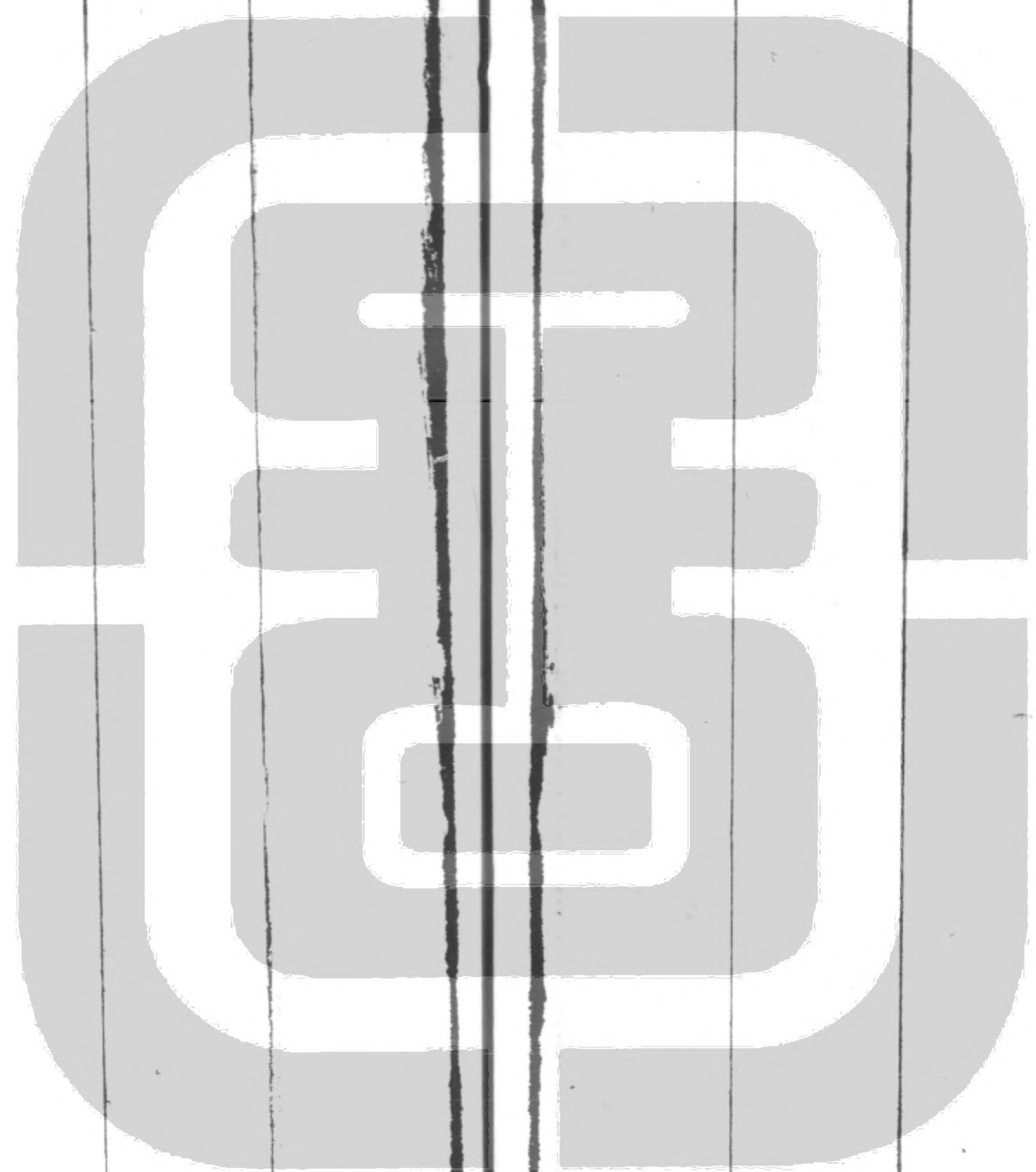
游畋。宸濠內結中貴。及諸權要。妃跪諫曰。賄賂公行。非福也。願千歲急止之。濠不聽。竟有異謀。會召燕陽春別院。妃手不及杯。濠怪問之。妃泣曰。妾聞有德者王。無德者亾。今千歲覬覦神器。實不德矣。妾恐陽春之樂不能常保。後兵敗鄱陽。妃投水歿。濠



原件短缺

文鏡秘府論卷之八
樂不謂常新。新其類。潘勗。張華。木及。豪
山。今于歲。贈。贈。贈。實不。新。笑。笑。恐。恐。春
豪。全。問。之。張。或。曰。妾。聞。有。憲。者。王。無。憲。者
竟。有。異。焉。會。召。燕。賜。春。限。刻。張。手。不。及。不
顏。胡。公。行。非。詠。也。願。千。歲。急。止。之。氣。不。理
哉。細。氣。氣。內。辭。中。貴。及。諸。對。要。張。強。東。曰
寧。王。張。婁。刃。新。氣。氣。每。林。出。結。左。蘭。喜





女金

卷八

三

世

正